

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论“对抗”

楊向東等編



云南人民出版社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
論“對抗”

楊向東等編

云南人民出版社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對抗”

*

編輯者：楊向東等編

出版者：雲南人民出版社（昆明書林街100號）

印刷者：雲南人民印刷廠 發行者：新華書店雲南分店

*

1957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數：22,000

開本：787×1092 $\frac{1}{36}$

印張： $\frac{17}{18}$

印數：1—3,570

（雲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文新字第0011號）

統一書號：2116·14

定價：(5)九分

編者的話

一、关于对抗，对抗性矛盾的問題，远在去年六月，我國學術界即已進行了討論，迄今仍保持着各派的意見，尙无一致結論。

当前全國干部正在進行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學習及逐步开展整風运动，并且在不久之后我省广大干部即將學習哲学。在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學習中，对于对抗、对抗性矛盾，非对抗、非对抗性矛盾等問題的爭論很多，仍然沒有一致的認識。而求得对这些問題的正确認識，不僅具有理論意义，还有很大的實踐意义，这就是：要能够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首先必須弄清：敌我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对抗、非对抗；对抗性矛盾、非对抗性矛盾等等問題，否則是难于达到目的的。

二、本書匯編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同志們今后对上述問題的繼續研究及進一步鑽研。因此，特將馬列主义經典作家关于对抗問題的言論摘錄編輯成冊，以便于参考。

三、馬列主义經典作家的文献尙未全部翻譯過來，加之我們水平有限，对已翻譯過來的馬列主义文献鑽研不多，因此，有关本書应搜集的东西，就难免有遺漏或選擇不当之处，尙希指正，以便繼續补充。

編者 1957.6.

目 錄

- 一 馬克思、恩格斯关于“对抗”問題的言論…………… (1)
- 二 列宁关于“对抗”問題的言論…………… (7)
- 三 斯大林关于“对抗”問題的言論…………… (10)
- 四 毛澤东：“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11)
- 五 毛澤东：“兩类不同性質的矛盾”…………… (14)
- 附 錄：“再論无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
关于矛盾的性質問題…………… (26)

一 馬克思、恩格斯关于 “对抗”問題的言論

“无產階級和富有是兩個对立面。這兩個对立面構成一个統一的整體。它們都是由私有制世界產生的。問題在于這兩個因素之中的每一个因素在对立中究竟占据着什么样的確定的地位。只宣布它們是統一整體的兩個方面是不够的。

“私有制，作为私有制來說，作为富有來說，不能不保持自身的存在，因而也就不能不保持自己的对立面——无產階級的存在。这是对抗的肯定方面，这是自我滿足的私有制。

“相反地，无產階級，作为无產階級來說，不能不消滅自身，因而也不能不消滅制約它而使它成为无產階級的那个对立面——私有制。这是对抗的否定方面，这是对抗內部的不安，这是被消滅的并正在消滅自身的私有制。

“有產階級和无產階級同样是人的自我異化。但有產階級感到自己在这种自我異化中是滿足的和穩固的，它把这种異化看做自己的強大的証明，并在異化中獲得人的生活的外觀。而无產階級則感到自己在这种異化中是被毀滅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生活的现实。这个階級，用黑格尔的話來說，就是在被唾棄的狀況下对这种狀況的憤恨，这种憤恨是由这个階級的人类本性和它的生活狀況之間的矛盾必然地引起的，这个階級的生活狀況是对它的人类本性的公开的、断然的、全面的否定。

“由此可見，在整个对抗的範圍內，私有者是保守的方

面，无產者是破壞的方面。从第一个方面產生保持对抗的行动，从第二个方面則產生消滅对抗的行动。

“的确，私有制在其經濟运动中自己將自己推向滅亡，但它只有通过不以它为轉移的、不自覺的、同它的意志相違背的、为客观事物的本性所制約的發展，只有通过无產階級本身——这种意識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貧困的貧困、这种意識到自己的非人性从而把自己消滅的非人性——的產生，才能做到这点。无產階級执行着私有制因產生无產階級而給自己做出的判決，同样地，无產階級也执行着僱傭劳动因替別人生產財富、替自己生產貧窮而給自己做出的判決。无產階級在獲得勝利之后，無論怎样都不会成为社会的絕對方面，因为它只有消滅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獲得勝利。随着无產階級的勝利，无產階級本身以及制約它的对立面——私有制都趋于消滅。”

（摘自列宁：“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的家族’一書摘要”——

列宁：“哲学筆記”，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8頁。）

“但現今这个时代，即資產階級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使階級矛盾簡單化了：社会日益分裂为兩大敌对的陣营，兩大互相对抗的階級，即資產階級与无產階級。”

（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共產党宣言”，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9頁。）

“我們已經看見，迄今存在过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階級与被压迫階級对抗上面的。但是，为要有可能压迫某一个階級，就必须保證这个階級至少有能維持其奴隸生存地位的条件。農奴制度下的農奴曾能掙扎到公社社員的地位，也如封建專制制度鉄蹄下的小資產者曾能掙扎到資產者的地位一样。反

之，現代的工人并不是随着工業進步向上昇進，而是愈益降到本階級生存条件水平以下。工人变成为赤貧者，貧困比人口和財富增長得更快。由此就能很明顯地看出，資產階級已不能繼續做社会上的統治階級和强制全社会把資產階級的生存条件当作支配的法則了。資產階級不能統治下去，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証它的奴隸以奴隸生活的水平，因为它竟只得讓它的奴隸沉淪到不僅不能供養它自己，反而要由它來養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的权力下面生活下去，就是說，它的生活已經是与社会不能相容了。

“資產者階級生存和統治的基本条件是財富積累在私人手中，是資本的形成和增殖。資本的生存条件是僱傭劳动制。僱傭劳动制是全靠工人們自相競爭來支持的。但資產階級不由地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業進步，却使工人們經過互相联合达到的革命團結代替了他們因互相競爭引起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所藉以生產和占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从它脚底下抽去了。它所生產的首先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无產階級的勝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共產党宣言”，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0——21頁。）

“資產階級（城市人階級）以一个无產階級开始，这无產階級本身又是封建主义底无產階級底殘余。在資產階級（城市人階級）底歷史的發展过程中它不得不發展它底敌对的性格，这个性格初起还多少隱藏着，只在潛伏的状态中存在着而已。跟着資產階級（城市人階級）自己發展的程度，在它胎中自己發展着一个新的无產階級，一个近代的无產階級；于是在无產者階級和資產者階級之間自己發展起一个斗争來，这个斗争在双方

都感覺、注意、重視、理解、承認並且結局大聲宣告以前，只不過暫時表現在局部的過渡的諸糾紛里面，在擾亂底諸行動里面而已。另一方面，即使近代資產階級（城市人階級）底一切屬員具有同樣的利害關係，但只要他們形成一個階級對付着另一個階級，那末，他們一旦親自互相對立起來，就會有相反的對抗的諸利害關係。這種利害底對立乃從他們底資產者（城市人）的生活底經濟的諸條件里面發生出來。……”

（摘自馬克思：“哲學底貧困”，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74頁。）

“到那時為止，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中間的對立是階級對階級底鬥爭，這一鬥爭達到它的最高表現時就表明一個全般的革命。那末，一個在階級對立上建築起來的社會要走到殘暴的矛盾上去，走到物體和物體底衝突上去，作為最後的解決，……”

（摘自馬克思：“哲學底貧困”，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51—252頁。）

“……‘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便和它們向來在其中發展的那些現存生產關係，或不過是現存生產關係在法律上的表現的財產關係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發展的形式變成了束縛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時代就到來了。隨着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中也就或遲或速地發生變革……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乃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一個對抗形式，所謂對抗，並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指從各個人生活的社會條件中生長起來的對抗；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發展着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着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這樣，當我們把我們唯物主義的論點加以進一步發揮並把它應用於現代生活時，一個偉大革命——一切時代中最偉

大的革命——的远景，就立即呈现于我们的面前。”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恩格斯：“论卡尔·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6页。)

“我们举个例子来阐明这一连串对抗状态吧。

“……。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不仅可以看见竞争和垄断，并且可以看见它们的综合，这个综合并不是公式，而是运动。垄断产生着竞争，竞争产生着垄断。但是，这个方程式，并不如像资产阶级经济学者设想的那样能消除现代状况的困难，而是结果会造成更困难和更混乱的状况。因此，若是改变现代经济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消灭现代的生产方式，那就不仅会消灭竞争、垄断以及它们的对抗，而且还会消灭它们的统一，消灭它们的综合，即消灭那表示着竞争和垄断相互真正均衡的运动。”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马克思：致巴·瓦·安年科夫”，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447—448页。)

“蒲鲁东先生想要调和矛盾，因而完全避开了一个问题：莫不是必须把这些矛盾的基础本身推翻呢？他在在都像是一个政治上的空论主义者，想把国王、议会、上议院一併当作永恒的范畴，保存为社会生活的构成部分。他只是寻找着新公式，以求把这些力量均衡起来，实则这些力量的均衡正是表现于其中各个力量时胜时败的现代运动。例如，在18世纪，许多头脑平庸人物都曾努力寻求一个真正公式，以便把各个社会等级、贵族、国王、国会等等均衡起来，而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却发觉无

論國王、國會、貴族都沒有了。這一对抗的真正均衡就是推翻那一切作為這些封建體制基礎和作為這些封建體制對抗基因的社会关系。”

(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二卷——“馬克思：致巴·瓦·安年科夫”，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450頁。)

二 列宁关于“对抗”問題的言論

“尼古·——遜当然說得完全对（这也是“人民之友”不能不加以反对的他的最有價值的論点之一）：現代制度基礎上的任何改良都无济于事，無論信貸、移民、賦稅改革或把全部土地归農民所有，不僅絲毫不能在實質上改变什么，相反地，一定会使現時被无用的‘監护’、農奴制貢賦的殘余和農民之固着于土地等等所束縛的資本主义經濟加强和發展起來。他說，那些想广泛發展信貸的經濟学家，如瓦西里契柯夫公爵（按其思想，無疑是“人民之友”）一类人，也和‘自由主义的’即資產階級的經濟学家一样，‘力圖發展和巩固資本主义关系’。他們不懂得我國生產关系的对抗性（在“農民”中和其他等級中都是如此），他們不去設法展开这一对抗，不去直接响应由于这种对抗而受奴役的人們并設法帮助他們起來斗争，反而夢想指靠一切人、指靠調解与团结，用这样的办法來停止斗争。这些办法会导致什么样的結果是不言而喻的：只要想一想上述的分化的例子，就会确信能享受信貸①、技術改

①这种主張——即想在資本主义关系存在的情况下（我們在上文已經看到“人民之友”是不能否認这种关系的存在的）利用信貸來維持“人民經濟”即小生產者經濟，——这种顯然不懂得理論政治經濟学的起碼真理的毫无意思的主張，十分清楚地表明这些企圖脚踏兩支船的先生們的理論是鄙陋不堪的。

良、銀行等等‘進步’的只是那些在正常和穩固的經營條件下握有相當‘儲金’的人們，就是說，只是那些區區少數即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所以無論你們怎樣改組農民銀行和類似的機關，絲毫也不會觸動這一主要的根本的事實，即廣大民眾一直遭受剝奪並將繼續遭受剝奪，他們甚至無錢养活自己，更不用說進行正常的經營了。”

（摘自“列寧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16—217頁。）

“為什麼你忘記了這一點呢？為什麼你在談論‘人民的’流通和藉提高‘事業心和主動性’來發展‘國力’時不提到這一發展的對抗性呢？不提到這種事業心和這種主動性的剝削性質呢？當然，可以並且應該反對壟斷之類的機構，因為這類機構無疑地使勞動者的狀況惡化，可是不應忘記，除了這一切中世紀的桎梏外，束縛勞動者的還有更厲害的現代的資產階級的桎梏。無疑地，廢除壟斷對全體‘人民’都有益處，因為當資產階級經濟已經成為全國經濟的基礎時，這些中世紀制度殘余只是在資本主義災難上再加上一些更痛苦的災難，即中世紀的災難。無疑地，壟斷必須消滅，並且消滅得愈快愈好，愈徹底愈好，只有這樣才能清除資產階級社會所繼承下來的半農奴制桎梏，鬆開工人階級的手腳，使工人階級易于進行反資產階級的鬥爭。

“所以應該直言不諱地這樣說：廢除壟斷及其他一切中世紀的障礙（這種障礙在俄國真是數不勝數）對工人階級來說是絕對需要的，這是為的使它易于進行反資產階級制度的鬥爭。不過如此而已。只有資產者才會為了全體‘人民’反對中世紀農奴制度的利益的一致，而忘記這‘人民’內部存在着資產階

級和无產階級的深刻的不可調和的對抗。”

（摘自“列寧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29頁。）

“看來，甚至不必分析我國的農村經濟，只須看看我國近代經濟史中這一惹人注目的事實，即農民經濟中間有目共睹的進步與‘農民’的大批遭受剝奪同時並存的事實，就會確信把‘農民’看成團結一致的整体是極其荒謬的，就會確信這一切進步都具有資產階級的性質；可是‘人民之友’對這一切都充耳不聞。他們喪失了俄國舊時社會革命民粹派的優點，死守着它的一個大錯誤——不了解農民內部的階級對抗。

“古爾維奇很中肯地說：‘70年代的民粹派絲毫不了解農民內部的階級對抗，把這種對抗只局限為‘剝削者’（富農或寄生蟲）與其犧牲品即浸透共產主義精神的農民之間的關係①。唯有格列勃·烏斯賓斯基一人持懷疑態度，他用諷刺的微笑來回答一般幻想。他非常熟悉農民並具有洞悉事物本質的莫大藝術天才，所以他不能不看到，個人主義不僅已成為高利貸者和債務人之間的經濟關係的基礎，而且已成為一般農民之間的經濟關係的基礎。’”

（摘自“列寧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33頁。）

① “在村社內部已產生了互相對抗的社會階級”，——古爾維奇在另一處說（104頁）。我引證古爾維奇的話只是為了補充上述的材料。

三 斯大林关于“对抗”問題的言論

“現時蘇維埃社會與任何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不同的地方，就是在蘇維埃社會里已沒有什麼彼此對抗敵視的階級了，剝削階級已被消滅了，而構成蘇維埃社會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是在友愛合作基礎上生活和工作着。現在，資本主義社會正被工人和資本家間，農民和地主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所撕裂着，使資本主義社會內部情況動搖不穩，而我們的免除了剝削制羈軛的蘇維埃社會，却根本沒有這種矛盾，沒有階級衝突，而表現為一幅工人、農民以及知識分子友愛合作的圖畫。在這種共同性的基礎上，也就有蘇維埃社會在道義上政治上的一致，蘇聯各族人民友誼，蘇維埃愛國主義這樣的動力擴展了起來。在同一基礎上，又產生了1936年11月所通過的蘇聯憲法，以及我國各最高機關選舉制完全民主化的事實。”

（摘自“列寧主義問題”一書——斯大林：“在第18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17—918頁。）

“雅羅申柯同志斷定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社會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沒有任何矛盾。這是錯誤的。當然，我國現今的生產關係是處在這樣一個時期，它完全適合於生產力的增長，一日千里地把生產力向前推進。但是，如果以此自滿，以為在我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不存在任何矛盾，那就不正確了。矛盾無疑是有的，而且將來也會有的，因為生產關係的發展落後於並且將來也會落後於生產力的發展。在領導機關的正

确政策下，这些矛盾就不会变成对立，而这样也就不会弄到社会的生產关系和生產力發生冲突。如果我們执行类似雅罗申柯同志所推荐的不正确的政策，那就会是另一种情形了。在这种場合下，冲突將是不可避免的，我國的生產关系可能变成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極嚴重的障碍者。

“因此，领导机关的任务在于及时地看出日益增長的矛盾，并及时地采取办法，使生產关系适合于生產力的增長，來克服这种矛盾。……”

（摘自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0—61頁。）

四 毛澤東：“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在矛盾的斗争性的問題中，包含着对抗是什么的問題。我們回答道：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

“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着階級的对抗，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的表現。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的矛盾，無論在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資本主义社会也好，互相矛盾着的兩階級，長期地并存于一个社會中，它們互相斗争着，但要待兩階級的矛盾發展到了一定的階段的時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發展为革命。階級社会中，由和平向战争的轉化，也是如此。

“炸彈在未爆炸的時候，是矛盾物因一定条件共居于一个統一体中的時候。待至新的条件（發火）出現，才發生了爆

炸。自然界中一切到了最后要采取外部冲突形式去解决旧矛盾產生新事物的現象都有与此相彷彿的情形。

“認識这种情形，極為重要。它使我們懂得，在階級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捨此不能完成社会發展的飛躍，不能推翻反动的統治階級，而使人民獲得政权。共產党人必須揭露反动派所謂社会革命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等等欺騙的宣傳，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論，使人民懂得，这不但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整个人类的歷史和苏联的勝利，都証明了这个科学的真理。

“但是我們必須具体地研究各种矛盾斗争的情况，不应当將上面所說的公式不适当地套在一切事物的身上。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絕對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則因矛盾的性質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則不是这样。根据事物的具体發展，有些矛盾是由原來还非对抗性的，而發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則由原來是對抗性的，而發展成为非对抗性的。

“共產党内正确思想和錯誤思想的矛盾，如前所說，在階級存在的时候，这是階級矛盾对于党內的反映。这种矛盾，在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的问题上，并不一定馬上表現为对抗性的。但随着階級斗争的發展，这种矛盾也就可能發展为对抗性的。苏联共產党的歷史告訴我們：列宁、斯大林的正确思想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錯誤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表現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發展为对抗的了。中國共產党的歷史也有过这样的情形。我們党内許多同志的正确思想和陈独秀、張國燾等人的錯誤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表現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發展为对抗的了。目前我們党內的